

南派三叔 著



黃河鬼窟



文匯出版社

黄河鬼棺

南派三叔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鬼棺全集：珍藏版 / 南派三叔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96-0399-2

I. ①黄…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5367号

黄河鬼棺全集：珍藏版

作 者 / 南派三叔

责任编辑 / 若晨

特约编辑 / 庆宇 杨思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533千字

印 张 / 26

ISBN 978-7-5496-0399-2

定 价：39.50元

黄河鬼棺

001	引子
005	第一章 故事的开始
010	第二章 南爬子
014	第三章 陶人俑
017	第四章 老头死了
021	第五章 逃到临河县
023	第六章 鬼子进村
031	第七章 湖底洞
036	第八章 洞里到底有什么
041	第九章 人洞
044	第十章 水下石室
047	第十一章 老教授之死
052	第十二章 死亡
059	第十三章 偷
064	第十四章 湛江

黄河鬼棺

- 069 第十五章 黄汤弱水
- 075 第十六章 黄河龙神
- 080 第十七章 潭
- 085 第十八章 九龙坑
- 091 第十九章 玉尸
- 097 第二十章 混乱
- 101 第二十一章 大战鬼尸
- 112 第二十二章 假人白狐
- 120 第二十三章 三尸神
- 129 第二十四章 青铜鸟尊与人俑
- 138 第二十五章 青铜面、九尾蛇
- 147 第二十六章 缠丝洞
- 156 第二十七章 天残地缺
- 166 第二十八章 护棺妖狐
- 175 第二十九章 鸬占鹊巢
- 185 第三十章 大荒化蛇

黄河鬼棺

- 194 第三十一章 养尸宝地
- 203 第三十二章 被抓了
- 231 第三十三章 金缕素女
- 223 第三十四章 噩梦惊魂
- 232 第三十五章 赶尸人
- 241 第三十六章 敲锣震鬼
- 250 第三十七章 影昆仑风眼
- 259 第三十八章 鬼哭
- 268 第三十九章 发光的地下尸虫
- 277 第四十章 惊人的相似
- 286 第四十一章 水潭下的青铜鸟尊
- 295 第四十二章 星空图上的少女
- 304 第四十三章 鬼面蘑菇
- 314 第四十四章 龙怪
- 324 第四十五章 水晶宫

黄河鬼棺

- 332 第四十六章 水下墓葬
- 342 第四十七章 曾经失落的文明
- 351 第四十八章 重见天日
- 361 第四十九章 南爬子一派
- 371 第五十章 水墙、浮棺
- 380 第五十一章 棺材内的老熟人
- 390 第五十二章 困龙滩
- 399 第五十三章 宿命、魔皇鬼尸

引子



这是一个诡异得让人无法置信的故事，起源于一件关于黄河的奇闻。

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多会从老人那里，听到很多关于黄河的奇闻逸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体验到这一条母亲河的强大、多变和神秘，从而使我们在懵懂中，种下了对黄河的敬畏。

但这一件奇闻，却和其他的故事性的传说不同。

我第一次听到这件奇闻，是在十三年前的夏天，说故事的人是我已经过世的姥姥。我听完之后，问姥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姥姥笑着和我说了一句话，可惜这句话，我没有记住。

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解放前的一个干旱之年。

在黄河的中下游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村子里没什么田地和特产，整个村子的人都靠倒卖黄河里的沙子为生。村子里的人，大多从几代之前就从事这种工作，人们将黄河底下的沙泥用沙斗挖上来，然后过滤出较细的沙粒，卖到其他地方，这样一方面可以赚钱，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黄河清淤，减少汛期黄河决堤的危险。

和盐帮、炭帮一样，倒卖黄沙的，到了一定的规模，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这种倒卖黄沙的村庄，那时候叫做黄沙厂。

每年有一段时间是黄河的枯水期，河里一段一段的断流，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河底，这段时间是挖沙子最好的时候，也是黄沙厂最忙碌的时候。

所有断流的河流，都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条大河，河底并不平坦，断流之



后，河的水位下降，会形成很多的小湖泊和池塘。这时候，其实河流并没有完全断流，水流还是在沙层下面向下游渗透，但是上面的小湖泊却是静止的。

这个黄沙厂所负责的河段，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里河道很宽，断水之后，河道的中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淡水湖，这个湖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干涸，水可以维持到下一次黄河汛期到来的时候。传说有一个风水先生说过，这湖就是黄河的眼睛，所以当地人叫这湖为“黄河眼”。

几千年来，“黄河眼”一直没有干涸过，无论天气再旱，上游断流断得再厉害，“黄河眼”也一直清澈如镜，所以这个黄沙厂自古以来就不缺水用。老人都说湖底有龙，所以水是不会干的。村里人也从来没有存水的习惯。

然而有一年夏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穿绿棉袄的小孩子，到处叫，说黄河眼要干了，要大家存水，当时谁也没信他，只是觉得奇怪，这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谁家的。

后来那小孩子就不见了，大家想可能给大人领回去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谁也没放心里。

过了几个月，很多人都听到“啪”的一声巨响从“黄河眼”的方向传出来，跑去一看，只见一直非常清澈的“黄河眼”里，竟然一片浑浊，当时有老人一听，就说坏了，“黄河眼”里的龙飞走了。

果然，第二年黄河断流时，几千年来从没干涸过的“黄河眼”，逐渐见底了。

村里人都非常惶恐，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请了几个风水先生来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眼看着“黄河眼”逐渐变成了一块干地。

“黄河眼”从来没有干过，河底的情形大家都没有见过，所以“黄河眼”快见底的那几天，老人们诚惶诚恐，在“黄河眼”岸上烧香祭奠，希望龙再回来，但是更多年轻人都来看热闹，看看河底是不是真的有龙生活过的痕迹。

在“黄河眼”的底下，自然不会有什么龙，但是奇怪的是，水干了之后，在河底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座半人高、半埋在沙子里的石台。石台大概有篮球场这么大，胆子大的人跑下河底一看，发现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修筑的，似乎没有一丝缝隙，犹如一个整体，上面雕满了类似于鸟的奇怪的图案。

最奇特的是，这石头在阳光下，呈现一种羊脂一样的半透明，透过这种透明，他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黑色的影子，摸着那石台地方，就是暖的，但是摸着那影子透出的地方，就是冰凉刺骨的，似乎那黑色的影子能吸收热量。

在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都知道黄河经常会挖到东西，各地乱七八糟的传说很多。民国的時候，听说在河南和甘肃，都挖出过一种水晶棺材，里面都放着死人，十分奇怪，但是挖出这么大一个半透明的石台，谁也没听说过。

当地老人迷信，就说这东西是龙棺，这石台里面的黑色影子，就是已经死了的龙的尸体，但是影子太模糊了，根本不能分辨是什么，很多人说似乎是个人，也有人说，这

影子不是人，是条大鱼。

那几年社会动荡，到处发生奇怪的事情，村里几个管事的一合计，这事情不能传出去，就找了几个胆大的把石台给埋了。但奇怪的是，这石头台子怎么也埋不住，今天翻上去的河沙子，第二天就不见了，石台还是弄了个半埋的样子。最离奇的是，几个眼睛尖的人发现，这石台里的影子，每天都在变，一开始似乎是一椭圆形的，后来竟然开始长出手脚的样子来了。

以前遇到这种事情，村里都会找风水先生，但是那时候村子很穷，好的风水先生开价都很高，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招摇撞骗的，一时间也找不到人，就找到村里一资格最老的老头，这老头，已经有九十多岁了，听说以前做过南爬子（盗墓贼），有点看风水的本事，那老头给人抬到那石台边上。

老头干瘦得犹如一个骷髅，和他同辈的和他下一辈的人，都已经死了，老人平时也几乎不动，整天在屋前坐着，过着等死一样日子，所以谁也不了解他的来历。

老头的眼睛不好，听说是以前盗墓的时候给尸气熏过，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睁不开的。但是一把他带到这石台边上，大家就看到，这老头子眼睛突然睁得很大，还没等其他人开口，他就已经坐直了，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东西。

那村长就说：“老人家，你见多识广，你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东西是应福还是应祸？”

老头点点头就给人搀扶着下地了，然而他第一眼看的却不是这石头台子，而是去看四周的山。

看了一圈之后，他的表情就变得很奇怪，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会是这样？”这才去看那石台子，可是才看了一眼，他就马上把眼睛移开了，大叫刺眼。

当时很多人都在场看着那石台子，没人觉得有任何光线从石台里射出来，只有那老头就是说刺眼，用手去挡眼睛，其他人给他弄得直冒凉气。

村长就找人弄了副圆片儿墨镜给他带上，老头这才能睁眼睛。他围着这石台子看了一圈，期间也是不停地用手去遮眼睛，似乎光线还是很强。

看完之后，他的脸色就更怪了，又说了一句：“怎么会是在这里？”

村长就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头子摆手让他别问，自己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拿出一只奇怪的算盘，人家的算盘是方的，他那只算盘是圆的，这么拨了几拨，脸色就沉了下来，他转过头，突然对村长说了一句话。

他说：“把我放到这石台上面去。”

几个人都觉得奇怪，但是看老头的表情，白得可怕，谁也没敢问，于是就把老头抬到了石台之上。

老头子上了石台后，就盘坐在那里，不再说话，似乎是在闭目养神起来。

这一坐，就坐了将近一天时间，一群人围在一边等着看着，等着等着，有些人不耐



烦了，就陆续有人回去，天也逐渐暗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围观的人基本上走光了。

村长看这一坐也不知道要坐到什么时候，留了几个人在这里看着，自己也先回去了。那时候军阀混战，今天这个村子归你管，明天这个村子归他管，所以当个村长是很忙的，他回到家里，一忙就忙到了很晚，就没有再去黄沙厂。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留在那里的人就跑到村长家里，把村长叫醒，说：“那老头不见了！”

具体一问，才知道所有人走了之后，那个老头一直坐在石台上，一动也不动，那几个小青年就在边上赌钱喝酒，后来天全黑了，黄河里没有灯，他们几个什么都没看见，靠着黄沙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他们爬起来一看，石台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那老头的影子！

村长一听，马上带着几个人跑回“黄河眼”，一看，果然老头子不见了，一开始以为他自己回家了，派人去找，找了一圈也没找着，这时候那几个眼尖的就大叫了起来：“在里面！”

大家一看，原来那半透明的石台里面，不知道何时，竟然多出了一个干瘦干瘦的黑色影子！两个影子抱在一起，诡异异常！

村里人吓坏了，都不敢再靠近这个石头台子。

后来这个事情给附近一个军阀知道了，就派了一队军人过来，想把这石台挖出来，没想到才挖了几下，石台下面突然开始冒水，水冒得飞快，而且水冰凉，围观的人争相逃命，逃上了“黄河眼”的岸上，很快，涌出的水就把整个“黄河眼”填满了，那石台和里面的黑色影子，又隐藏到了这断水湖的深处。

当天晚上，村里很多人都梦见那老头在对他们做手势，好像是在说六十一，六十一。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六十一是个什么意思。大家只知道从此以后，那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在村里出现过，似乎是真的跑到那石台里面去了。

那石台肯定是一个整体，连一条缝隙也没有，这老头是怎么进去的？石台里另一个影子是什么？那石台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出现在黄河的底部？都没有人能说得上来。

很快，六十一年过去了……

第一章·故事的开始

在黄河边的童年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我就跟父亲回到了城市，姥姥的这个故事，也随着我新生活的展开，逐渐在我的记忆里模糊，最后完全淡忘。我的生活也变得和很多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典型但是不特别。

成年后，经历了不少职业，最后我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古董商人，在上海以给一些民间企业家收购和鉴别古董为生，生活平淡，但是还算滋润。

我大学里学的以及后来分配工作干的都是电力工程，也就是设计国家电网和发电站，与现在的职业毫不相干。之所以进入古董这个所谓的偏门买卖，是因为我的前妻。

我的前妻是藏汉混血，我的老丈人是藏人，妻子从小接受两种教育，有非常良好的语言天赋，成年后，她在国家机关里做藏语翻译，老丈人就是做古董生意的，对于古董相当有一套，我整天拍他马屁，也逐渐对这些东西发生了兴趣。

凡是人一旦接触到古董，就很难不被其里面的高价值、高风险、高回报所吸引，于是我就在工作的闲暇，也做起一些关于古董的小生意。

然而天不从人愿，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我前妻随单位去勘探中蒙边境，我们分居了三年，我等了她三年，最后她却没回来，听说是和她那边一领导好上了，后来给我寄来一离婚通知书，就再没有消息。

后来单位改制，我那几个月因为感情问题，连续旷工喝酒，什么都不管，就被踢了下来，把我下到了基层。

我一琢磨，那里都是我的徒弟，我下去让他们管，我能好过吗？索性就下海了。那时候生意也不好做，亏了不少，最后干脆做生不如做熟，就进了古董这一行。





看古董的手艺是我祖传了一点，我老丈人教了一点，勉强够用，解放前我家里是有名的晋商，开牙行的，不过“大革命”的时候，我的几个长辈都被斗得很惨，我老爷子心灰意冷，不想我再干这行了，所以才送我去读大学，但是最后我还是没办法，逃不了这宿命。

所以说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不去敬畏他。

整件事情的开始是在1997年7月的太原南宫古玩市场。那时候南宫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人山人海，几百个摊位，琳琅满目的瓷器、青铜器、木器充斥着视野。

天气热得让人窒息，我一个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心里老大不痛快。

那时候，我来山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在南宫逛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特别不顺，连一件上眼的东西都没见着，看着满眼的古董爱好者在赝品堆里挑来挑去，讨价还价，我就心烦意乱。

我做的生意，叫古董盘子，盘子口开在上海，每年都有两个月呆在山西，有时候去乡村收购古董，有时候就在这市场里捣鼓一下，靠着自己的几分眼力讨生活。

山西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当年山西开钱庄的老板汇通天下，富可敌国，大量的古物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山西，山西成为了古董买卖的中心，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古董大多流落民间，所以全国各地的人到山西来淘宝的很多。

所谓古董盘子，就是指两地贩卖古董，赚取差价的意思，理论上来说，古董本身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他的价值由购买者自己的喜好来体现，所以我们这样的职业才有利可图。山西和上海的古董价格，就可能相差十倍以上。

那一次，我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一个上海的客人挑一些青铜器，最近几年青铜器的收藏风潮很火，大有赶超传统瓷器的意思。可是来回了几趟，基本没看到可能是真货的东西，甚至连能看上眼的假货都没见到，后来挤到几个以前做过生意的摊主那里，递了几支烟聊了一会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长沙那块儿严打盗墓快一个多月了，拿着好东西那些地老鼠都没法运出来，货源没了，这里靠到民间去收的能有多少啊，自然是一片萧条。

我一琢磨，心中已经有一丝绝望，这市场恐怕短时间恢复不过来，这一次可能得空手回上海。可怜我这单生意，油水还不少，就这么打了水漂，真是丧气，这水漂还是小，名气坏了，以后我这盘子要盘起来可就难喽。

在市场里穿来穿去，也没有看上什么东西，不知不觉着，日头已经往西走了。再过三十分钟，天一黑，就算有好东西我也不敢看了，因为傍晚是眼力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假货都上来，太多太乱，青铜器的做假又是极其逼真的，稍微一个疏忽，就可能“打眼”。

我心里感慨，看样子今天一天又是浪费，这可真是让人闹心啊，越想就越郁闷，索性也不看了，我点上一支烟，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就往招待所走去。

如果当时决定再看几眼，或者是坐哪里休息一下，下面的事情可能就完全和我无关

系，可命运就是这样，该是我碰上的，就是我碰上。

我住的招待所就在南宫的边上，大概也就是一百多米的样子，是属于无证经营的那种，各色人等聚集，好在价钱便宜得多。

房间虽然只有五六平方米，但是我一个人住，又有独立卫生间，洗澡厕所都不用排队，在这个招待所里，已经是总统套房的级别了。此时我一身汗臭，就特别想念那个独立卫生间。

才走了没几步，忽然一个人在后面用手指捅了我一下，我以为是小偷，忙一捂口袋转过身去看，是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大概五六十岁，一头的白发，穿着个土里土气的蓝色工作服，手里捂着个包，正眼巴巴地看着我，看样子是个苦命人。

这老头不像是城里人，难道是找我问路的？我看着奇怪，问：“你干什么？”

老头先是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四周，轻声对我说：“爬牙里抬子，等打？”

我一听，心说什么台子凳子的，还等打，你他娘的才等着挨揍呢，道：“我不要台子凳子。”

那老头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懂我说话，又说道：“爬牙里抬子，等打等打？”

我心情不好，这时候有点火，便对他道：“我不等打，你要是等打，随便去找人踹一脚，包你不用等！”

那老头子挠了挠头，被我的表情吓着了，看了我几眼，慢慢走了。

“有病。”我心里骂了一句，继续向招待所走去，直走到南宫门口，回头一看，那老头没跟来，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觉得纳闷，他说的话不是山西的方言，也不像是周边省份的，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是要饭的？如果是要饭的，这老头也算是聪明，淘到宝贝的人心情好，遇到乞丐自然就会施舍，可能是老头运气不好，碰上我心情很差。

我回到招待所自己常包的房间，先洗了个澡，然后就到下面的饭店吃饭，饭店的老板是我的老乡，姓李，名少爷，因为是这家店的少东，所以我们都叫他少爷。

一直以来我来太原都在他这里吃，这人对古玩特别感兴趣，每次我过来，他就会找我聊古玩的事情，还不时拿出一些所谓的宝贝让我来看，所以我一坐下，他就走过来了。

抬头一看，果然是他，正嘎巴嘎巴嚼着花生米，一手两瓶啤酒，一手一碟蜜汁叉烧鸭，坐到我的对面，问道：“哥们儿，今天收获如何？”

我接过啤酒，长叹一声说，什么收获啊，屁都没有，再这么折腾下去，我那盘子早晚就得关门，到时候咱就在这里摆个地摊卖卖西贝货。

少爷笑道：“那是你自己找的，你想你那上海客人又不是什么火眼金睛，你在这里掏个百八块钱的高仿货或是找几件残品，去西城找几个师傅‘旧貌换新颜’，大的修小，小的修长，不就成了，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我就不相信你那上海客人的眼力能有这么好。”

我摇了摇头，笑而不答，少爷的办法，是人都想得到，但是古董盘子这一行，不像



是摆地摊的，来一个杀一个，杀一百是一百，在这一行混，就得让人放心，不然谁从你这里拿货？要是一次给你骗过去了，日后总有机会被识穿，那时候在这里就没办法立足了。

少爷看我不说话，知道我不同意他的看法，道：“哎，你别笑，我这话实在啊，你看这世道，早也关门，晚也关门，你不妨关门前捞上一笔，总比饿死强啊，现在走盘子的难度你不是不知道，早认识的几个都改行了。”

少爷这论调我每天几乎都能听一遍，这时哎了一声，摆手道：“你他娘的别扯了，你又不是这行里人，你发表什么意见，我做事情有自己的原则。”

少爷呵呵一声，道：“原则？做古董的人还有原则，亏得你穷，没办法了。”

少爷奚落我是正常的，都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这年头哪个做古董，就算最差也是个万元户。可是我，就一身行头还行，身上无半两余钱，都是吃光用光，身体也不算健康。这种局面的确和我的原则有关系，山西摆地摊的，没一个笨的，只要是好东西，就不便宜，我又不买假货，加上偶尔打个眼给人坑一下，这钱就不留我啊。说起心中凄苦，又想起那青铜器的生意，不由唏嘘不已。

正说着，忽然从门口进来一人，少爷看到客人自然要招呼，马上起身，问道：“老板，吃点什么？”

我转头看后一愣，进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碰到那老头，还是那样子捂着个破包，听到少爷问他，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叫了一碗面，似乎没注意到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少爷一见是小生意，就不去招呼了，进到厨房吩咐厨子烧东西，然后自己又走出来，继续跟我聊天。我就压低声音，用筷子头指了指边上那人，问道：“这人是哪里人，你听得出吗？”

“山西啊，山西口音。”少爷也压低了声音，“你在山西也呆了不少时间，这点耳力都没有？”

我略微转头，偷偷看了看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老头，心说，山西，那刚才他和我说的这些话是山西话，不是啊，虽然我很多时候都在外省，但是山西话我不可能听不懂啊，那“等打等打”难道是新发明的山西土语？

少爷拍了我一下，问道：“你搞什么？倒古董倒疯了，连老头也喜欢了？”

我一听失笑，转过头道：“胡扯什么！我是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说着突然想到少爷也是山西腔，马上问道，“哎，对了，你是山西本地人吧，我问你，山西话里面‘等打等打’是什么意思？”

“等打等打？”少爷眉头一皱，脸色也一变，“你哪里听来这话的？”

“这是什么话？”我问道，看他表情有变，觉得奇怪。

少爷压低声音：“这是南爬子的蛮话啊，老子以前听几个在宾馆里的老头子说过几句，我也是听不懂去问我大爷，是我大爷和我说的。”

我哦了一声，心里一惊，转头再看那老头，心说，难道这其貌不扬的老头，竟然是个南爬子？

南爬子是山西一带外行人对盗墓贼的称呼，我也听我家里人说过，南爬子很神秘，山西的古墓很多，而且山西的大墓，容易出粽子。天下养尸归“两西”，第一是陕西，第二就是山西，南爬子在山西讨生活，手段要比其他地方的走地仙、穿山鬼高明很多。

一般比较普遍的传说里，南爬子都是两个人一起，一老一少，穿大褂，戴毡帽，有的还摆摊子给人算命，活脱脱就是风水先生一个。他们一般不亲自下地挖洞盗墓，平日里他们用来营生的手段，叫做“认眼”，也就是为其他盗墓贼定点。他们有特殊的手段，可以理得山川大气，知道古墓在什么地方，行情最好的时候，十五块大洋走一次，四处一看，用扇子一点，点了就走，从不走空。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世道不好，或者碰上规格非常高的古墓时，他们才会亲自下地，行话里叫支锅，锅支起来，就是盗成了，锅支不起来，就是走空了。

南爬子盗墓，很讲究规矩，从不结大伙，一般都是由舅舅带着外甥，盗墓的时候，舅在外甥在内，进墓之前，必须洗手，点9寸长香，香灭之前，人必须出来。他们和关外的靛子一样，做活的时候不说人话，有自己的一套暗语。这套语不是行内人基本上听不懂，而且据说学这门语言，必须入得南爬子这一门，要是你没有入这门，就算有人教，你也学不会，有点西藏天授诗人的感觉。

我问少爷：“那这‘等打等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

少爷摇头：“我又不是南爬子，怎么可能知道……干什么，这老头子，难道是……”

我点点头，把刚才在南宫门口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少爷一听，眼睛一亮：“我说，老许，你运气不错啊，你那青铜器，可能有指望了。”

我一听奇怪，“为什么这么说？”

“南爬子进城，身上肯定带着好东西呢，南爬子的东西不能见光，他们只找知道规矩的做买卖，刚刚他和你说那话，他又在南宫门前转着，估计是有东西要出手。”少爷眯起眼睛看了看，看到了那老头捂的破包，道：“你看那小破包，那是精气横流啊，没错，你的买卖来了。”

我半信半疑，这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这一行什么骗子没见过，上次我在河南，碰上一老实巴交的农民，那样子，要多老实有多老实，都可以说有点傻了，他说他从泥里耙出来一碗，就二十块钱想卖，我拿过那碗来一看，照他脑袋上就是一下，那他娘的就是高仿瓷，后来在他身上一搜，这一身山沟土味道的农民兄弟，竟然口袋有上海大世界舞厅的票根。

古董界的骗子无一不是老实憨厚的，因为做古董的人都有一种暴富心理，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捡到别人疏忽的宝贝，老实敦厚的相貌，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看着少爷那样子，要不是我和他几年的酒肉关系了，我真还会以为他娘的和着老头



串通好，在和我演双簧呢。

一边还在怀疑，少爷已经让人拿了瓶大曲酒过来，塞给我道：“南爬子一天三顿酒，拿着这个，别说少爷我没仗义过你，日后发了财也好相见，快去！别让别人给堵了。”

我轻声对少爷道：“算啦，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咱们少惹这种人，该是穷就是穷。”

少爷把头一转，嘿嘿一笑：“你这人，所以说有杀人的胆子却只有被别人杀的命运，太墨守成规。”说着就把我的啤酒拿开，把白酒塞给我，“你那眼力，河东也是十名之内，你还怕什么啊？”

我一想，倒也是，要是个骗子也就算了，要不是，那就是老天给我发达的机会，我也不要，那要是从别人那里听来那老头身上真有好东西，其他人买了发财了云云，那我还不一口气背过去。

想着我就接过白酒，对少爷道：“败给你了，那你再去搞几个菜，来只鸭子，快点搞上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许爷的手段。”说着就向那老头走去。

第二章·南爬子

老头子闷头吃面，我端着菜和酒坐到他对面，他有点奇怪，面也吃得不自在起来，也不问我干什么，手不自觉就捂到自己破包上去了。我一看这架势，似乎这包里真有什么好东西，心说难不成还真给少爷说中了？

一边的少爷上来两只杯子，一只就放到老头子面前，老头子一看，以为我这边有人要占他座位，站起来就想换位置。

我心说这人也活得窝囊，一把拉住他，叫道：“哎，别走啊。”

老头子端着面，笑道：“给你朋友坐，我到那边去吃就行了。”

我把他按下道：“什么朋友，这酒是请你喝的。”说着把酒一开，给他倒上。

老头子看着奇怪，但是酒味道一起来，我就看他腿软，想走也走不动，问我道：“请我吃的？我又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酒啊？”

我递上一支烟，他摆手不要，我一定要塞给他，他就接过来，也不抽，放到一边。我露出一个专业的古董买卖者表情，笑道：“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老头子更迷糊了，问道：“你认识我，我就没道理不认识你啊？”

我假装看了看四周，然后压低了声音，指了指他手里的破包，轻声对他说了——